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侠隐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侠隐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69053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69050

出版时间：2007-05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/世纪文景

作者：张北海

页数：41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前言

梦回北京 王德威 北京(或北平)叙事是台湾及海外文学的一个小传统。
1970年代，唐鲁孙 (1915—1985)以一系列追怀古都饮食风情的文字引起广大回响。
一时之间，像是号称“老盖仙”的夏元瑜(1913—1995)、名报人及小说家陈纪滢(1915 —1997)、学界耆宿梁实秋(1920—1987)以及后来以((喜乐画北平》见知的喜乐(1915—)、小民(1929—)夫妇等，都曾与唐相互唱和。
透过他们的文字，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。
这些作者所烘托的北平知情守礼，韵味悠远醇厚。
在他们笔下，同仁堂、瑞蚨祥这些老字号总让客人宾至如归；杨小楼、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小翠花、马连良、金少山……多少角儿，名噪一时。
城里的节庆喜丧永远有规有矩，从出生的洗三抓周到大去的送殡出殃，都有讲究。
尤其饮食，热豆汁、涮羊肉、茯苓饼、碗豆黄、奶酪、灌肠、炒肝儿，冬天夜半叫卖的冻梨、心里美……求之他处，何可复得?当然，遍布城内外的古迹名刹，宫殿园林，千万的胡同人家，还有那一大圈城墙，更是老北京安身立命的所在。
这里曾是六百年的帝都，一景一物，都有它的来头。
1949年前后，上百万的军民曾随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台。
他们背井离乡，常怀故园之思。
到了70年代，当令的政治论述已由彼岸过渡到此岸，怀乡者的热情也似乎因为时移事往，而渐渐由浓转淡。
唐鲁孙和他的北平知交却在此时异军突起，就不能不令人另眼看待。
离开北平二十多年了，这些作家渐渐老去，他们立意要记下所思所怀，自是人情之长。
而相对的，他们心中的北平印象非但不曾褪色，反而益发鲜明活泼起来。
梁实秋记得小时候吃春饼的盒子菜(《雅舍谈吃》)；郭立诚(1915—1996)不忘饽饽铺油盐店，羊肉床子猪肉杠(《故都忆往》)；白铁铮遥想当年上元中秋重阳端阳的礼尚往来(《老北平的故古典儿》)，齐崧、刘嗣、丁秉链虽则是一再回味四大名旦、言高谭马的台上台下(《谈梅兰芳》、《国剧的角色与人物》、《孟小冬与言高谭马》、《国剧名伶轶事》)；甚至“台湾姑娘”林海音(1918——2001) 在北平一住二十六年，再也不能忘情当年的城南旧事种种(((我的京味儿回忆录》)。
要不是这座古城的蕴藉丰厚，地灵人杰，也不可能有如此历久而弥新的魅力。
在唐鲁孙、侯榕生等人的北京纪事将近三十年后，旅美作家张北海(张文艺，1936—)出版了长篇小说《侠隐》。
这本小说以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为背景，敷衍了一则侠义奇情故事。
这个时期的北平局势暗潮汹涌，日本人的势力蠢蠢欲动，抗日的活动已自展开。
与此同时一场江湖恩怨面临摊牌阶段。
古城里各路人马斗智斗狠，危机一触即发。
当卢沟桥中日两军开火，一切都卷入战争的洪流中。
张北海写的虽然是个侠义故事，他最不能忘情的却是故事发生的场景— —北平。
在他的笔下，七七事变前夕的古都有着山雨欲来前的宁静。
庙会市集的人群熙来攘往，街头城下的光景一如往日。
胡同深处，四合院里，寻常百姓的生活还是优哉游哉地过着。
但立足多少年后的张北海明白，他是在跨越时空的暌违，观看北京当年的回光返照。
贯穿《侠隐》的抒情风格，恰与故事所要铺陈的电光石火，形成强烈对比。
张北海生于1936年，恰是《侠隐》故事发生的那年。
1949年他随家人离开大陆，在台湾完成中学与大学教育，之后赴美留学就业，定居以迄于今。
从严格的意义来讲，他的北平经验仅止于少年时期。
但这座城市已经让他难以忘怀。
多年以来，张北海以有关纽约生活的散文，享誉海外。

然而他执笔创作首部长篇小说时，这位老纽约却必须回到老北平。
　　张北海的创作时间与位置，使我们想到了如下问题。
比起在台湾曾风靡一时的唐鲁孙、夏元瑜，甚至侯榕生等这些“老北京”，张北海可说是其生也晚，他其实错过了前辈作家笔下北平的好时光。
到了90年代末期，这些作家或已过世，或已停笔，而在台湾一片本土化的呼声中，故都种种更不折不扣地成为明日黄花。
不仅如此，大陆文学自新时期以降，老中青“京派”作家又卷土重来。
汪曾祺、邓友梅、陈建功、刘心武等雕琢京味语言，描写京城人事，一时打动不少旧雨新知。
比较起来，张北海少小离家，哪里有本地作家那样多的现成生活资料，供他挥洒?别的不说，他的叙事语言就未必带着京味儿写作的正字标记。
　　我却认为《侠隐》是近年有关北京叙事的特例。
世纪末的北京又经历了一轮新的大建设。
在一片拆迁更新的工事中，蛰居海外的作家却怀着无比的决心，要重建京城的原貌。
当年侯榕生所痛失的城楼必须复原，唐鲁孙所怀念的生活情调必须唤回。
而张北海所依赖的，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，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。
除了怀旧，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。
是在这里，回忆与虚构相互借镜，印象与想像合而为一。
　　这是“北京”梦华录的又一要义了。
当年来台的前辈作家怀念往事无常，于是有了惊梦之叹，张北海则反其道而行，正准备要悠然入梦。
北京的繁华，他“原来”就已错过，既然如此，他反而得以大肆发挥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的奥妙。
张将《侠隐》故事的发生点设定在他出生的那年——恰是民国北平繁华的顶点，将故事的主人翁塑造成为由美国回到北京的青年侠士。
种种巧合，不言可喻。
　　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，张的主角回到北京，由秋初到盛夏，度过四时节令，遍历衣食住行的细节。
为了营造叙事的写实气氛，张显然参照了大量资料，自地图至小报画报、掌故方志，巨细无遗。
他的角色特别能逛街走路。
　　他们穿街入巷，干面胡同、烟袋胡同、前拐胡同、西总布胡同、月牙儿胡同、王驸马胡同、东单、西四、王府井、哈德门、厂甸、前门……所到之处，旧京风味，无不排挞而来。
张北海(或他的角色)几乎像是对照着唐鲁孙等人的文字，走进了他的前世，他的梦中北平：他隐隐有一点儿回家的感觉，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……但是今天，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，一溜溜灰房儿，街边儿的大槐树，洒得满地的落蕊，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，一阵阵的蝉鸣，胡同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，板凳儿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，路边的果子摊儿，刚才后头跟着的那几个小子，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……他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。
　　《侠隐》所渲染的并不仅止于大量北平的生活特征，景观符号。
在这些“写实”印记之上，我们不曾忘记小说本身极度“不写实”的色彩。
这是一个有关侠客复仇的故事，有师门血案，万里寻凶，更有侠情义胆，快意恩仇。
种种旧派江湖小说的人物与行动被穿插在北平日常生活的描写里，由此所造成的叙事风格的反差，在在引人侧目。
时序已经到了民国二十五年，就算北平饶有旧日遗风，江湖会党的那一套恐怕也已经过时。
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美国医生记者、日本特务、时髦男女，也都涉入复仇的恩怨中。
　　张北海如此怀念、书写北京的方式，识者或要不以为然。
然而换个角度来看，这何尝不就是“他的”’故都春梦?出虚入实，他的北京不乏人情世故之美，也无从避免已经和将要发生的忧患。
但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北京仍然拥有自己的传奇。
这是历史神秘的一刻，最家常的和最不寻常的场合交相为用。
日本人的天罗地网挡不住神出鬼没的燕子李三；冬夜的胡同再怎么弯曲寒冷，回到旧京的游子还是能

找到心上人的门来。
　　但传奇何必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?1936到1937年的北平，洋人可以坐在四合院的天棚底下喝威士忌；好莱坞的Anna May Wong可以向名媛唐凤仪买到便宜珍珠项链；真光戏院的首轮西片上演着；旧派宅子里的堂会一样锣鼓喧天。
中西新旧的事物都能在北京找到适当的位置。
而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融入四时更替的生活礼仪中，从中秋到冬至，从春节到元宵，再到清明，到端午……再到卢沟桥的那一声枪响。
　　在世纪末的纽约，张北海如是地写着北平。
他写的当然是一个有关巨大时差的故事。
与他的前辈不同，他不再苦苦追忆那失去的盛年，反而能仔细咀嚼北平宜古宜今的都会魅力——一种最特殊的现代性。
一切可信的和不可信的，记得的和不记得的，恍然都暂时抹去了时间的向度，权充说故事者的材料。
惟其如此，他下笔反而有了一种意外的从容。
　　在记忆的尽头，想像豁然开朗。
我们可以这么说吧：有多少夜阑人静的时分，张北海就是他笔下的那个年轻侠士，一身轻功，飞檐走壁，从一个胡同溜向另一个胡同，从一堵墙头蹿上另一堵墙头。
他隐入古城的黑暗阒寂里，寻寻觅觅。
这仿佛是梦游者的旅行：他找的是有关自己前世今生的印记，梦同北京的线索。
　　我以为《侠隐》的出现，标志着过去半个世纪的台湾——以及由台湾延伸而出的海外——有关北京写作的转折点。
俱往矣。
当年流寓台湾和海外的“老北平”多已老成凋谢，就算他们有机会旧地重游，也难免不兴起人事两非的感慨。
张北海离开北平时年纪还小，但一鳞半爪的经验已足以让他想像，有那么几年，各样的故都百态、春明好景，如何曾乍现即逝。
南宋《东京梦华录》所描写的东京，早已荡然无存。
北京梦华录所描写的北京，又有多少痕迹，留得下来?瞬息京华，求诸他日，惟有梦寐，惟有文章。

内容概要

《侠隐》讲述的是一段民国初年以老北京为背景的江湖侠义故事。
青年侠士李天然，为寻找五年前师门血案的元凶，深入古都的胡同巷陌。
随着他调查的深入，京城各路人马的斗智斗狠浮出水面。
小说对老北京的描写细节精确，味道醇厚，所虚构的武侠故事也真实可信，阿城先生赞道具有“贴骨到肉的质感”“果然好看”。
张北海笔下的北京，是一个“有钱人的天堂，老百姓的清平世界”，传统和现代，市井和江湖，最中国的和最西洋的，最平常的和最传奇的，融为一炉，它透过今日开放社会的眼光去回望传统，发现其中的美好，并创造一个理想的城市。
真正的老北京已经消失，而张北海却用文字使它复活，使它栩栩如生。
既是“纽约通”，又是“老北京”，旅美作家张北海几十年来围绕着这两个城市的写作，在海外华人中享有极高的口碑。
他的“粉丝”中不乏文化名人：阿城、王安忆、王德威、陈丹青、张大春、骆以军……2007年，世纪文景将出版他的大部分作品，4月份推出长篇小说《侠隐》，暑期推出他的纽约散文系列。
《侠隐》讲述的是一段民国初年以老北京为背景的江湖侠义故事。
国际、国家、民间的复杂关系令人惊异，其中个人武功能力展现得又合理又不可思议，是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，不涉此前武侠小说一目十行的陈词。

作者简介

张北海，本名张文艺，祖籍山西五台，1936年生于北京，长在台北，工读洛杉矶，任职联合国，退隐纽约，著作随缘。

书籍目录

1.前门东站2.巧红3.蓝公馆4.燕京画报5.八月节6.蓝兰的舞会7.小跨院8.圆明园废墟9.夜店10.无觅处11.长城试枪12.一宇洋行13.火烧仓库14.卓府堂会15.羽田宅16.掌毙羽田17.燕子李三18.什刹海19.盗剑20.香槟鱼子酱21.冬至22.访客23.蓝氏兄妹24.卓十一25.查户口26.腊八27.东宫28.顺天府29.春节30.春饼31.卓府留帖32.断臂33.午夜的承诺34.绑架35.五月节36.事变卢沟桥37.围城38.东站送别39.第一件任务40.第二件任务41.血溅顺天府42.夕阳无语

章节摘录

上哪儿去?北平大街没什么好逛的，先绕一圈儿再说吧。
他大致还认得路。
反正外城内城皇城，大圈圈里面小圈圈，小圈圈里面黄圈圈。
可是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出了干面胡同西口，就沿着哈德门大街上的电车轨道向北走。
没一会儿就到了东四南大街。
他记得北平的几路电车都穿过前门，再绕着皇城跑。
只要不进小胡同儿，不离轨道，准丢不了。
他今天是个百分之百的闲人，没事在大街上溜达的那种闲人。
马路上人不多，只有在东四牌楼那儿过街的时候有点儿挤。
他等了会儿。
牌楼东北角搭着一座高高的警察亭子，可是里边那位交通警好像只管红绿灯，只管汽车电车，其他什么洋车马车，别说行人，连硬闯红灯的自行车，他都不理。
偶尔挤不动了，他才在上头用扩音喇叭喊一声，“奔东的洋车快着点儿！
”他刚过六条就止步回头，进了胡同口上那家杂货店，问有没有月份牌儿。
一个秃头流着鼻涕的小伙计打量着他，“快八月节了，还买月份牌儿？
”那小子一副寒碜相，李天然瞄了他一眼，“有今年的吗？
”小伙计用头一指墙上一张美女挂历，“我们自个儿要用。
”“查查行吧？
”小伙计不搭碴儿，可也没说不行。
李天然过去翻。
是一天撕一张那种。
今天是九月二十二，阴历八月初七。
他一直翻到十月十五，才是阴历初一。
好，十月十五。
他掏出一角钱给那个小伙计，把那小子吓了一跳，不知道该拿不该拿，也不敢伸手。
李天然把钱塞了过去，故意一瞪眼，“去擤擤你鼻子！
”十月十五，九月初一，还有二十来天。
出了铺子，太阳晒得有点儿热。
他脱了黑短褂，立刻感觉到有人在看他运动衣胸前那几个外国字。
没走了几步，又发现后头跟了好几个小孩儿。
他又套上了短褂，那几个小子跟了两三条胡同，也就不跟了。
他隐隐有一点儿回家的感觉，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。
可是，他也根本没个家。
自从师父一家人一死，他更没家了。
但是今天，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，一溜溜灰房儿，街边儿的大槐树，洒得满地的落蕊，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，一阵阵的蝉鸣，胡同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，板凳儿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，路边儿的果子摊儿，刚才后头跟着的那几个小子，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……他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。
他顺着轨道拐上了北新桥西大街。
想了想，改天再去雍和宫吧。
到了鼓楼。
一上地安门大街就看见右手边不远的什刹海，拐个弯到了皇城根。
南边就是北海。
星期二，还有这么些人。
其中几个像是日本人，一个女的还穿着和服。

他远远看见他们几个出了公园，上了街边一辆黑色汽车。
　　都快一点了，难怪觉得有点儿饿。
他开始留意，看有什么馆子可以进去试试。
电车轨道在个街口分成两路，往南往北去的都有。
他想了想走的方向，朝南上了西四北大街。
　　刚过了西四牌楼，一阵香味儿飘了过来。
他没再犹豫就进去叫了碗羊汤面。
　　坐在那儿吃，每次抬头往门外看，都瞧见斜对面街边停了部黑色汽车。
这次又抬头，觉得很像刚才在西皇城根看见的那辆。
他又多看了一眼，不自觉地吃慢了。
　　他心不在焉地付完账，上了街，继续慢慢往南走。
等他在街这边经过那部黑车的时候，看见有四个人从一家饭庄出来。
不错，是那几个日本人。
三个黑西装男的，和一个穿和服的女的。
其中一个男的矮矮壮壮，圆脸，让他心猛跳了两下。
再要细看，他们四个已经上了车，往北开走了。
　　隔着条大马路，前面又是人，又是车，又才几秒钟。
可是，他又怎么能忘记这张圆脸?上次也是几秒钟，可是，那几秒钟就是永远。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侠之隐去以后——读《侠隐》有感　　肖复兴　　武侠不是小说的内核，而只是外壳，就像砸开一枚核桃纹路密实又坚实的壳，里面藏着的是喷香绵软而富于纯真油脂味道的桃仁。
读完张北海的长篇小说《侠隐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），久久弥漫在我心头的，是这样的感觉。
就小说写法而言，并不是新潮笔触，青年侠客李天然去国五年，在美国整容之后以“海归派”的形象，焕然一新出现在1936年的北京城，穿街走巷，上天入地，出神入化，为师傅复仇的故事，最后在抗战烽火里将个人恩仇融合在爱国情怀之中，也不是什么新奇的构架。
一部《侠隐》却让作者写得从容不迫，丝丝入扣，就像老太太絮的棉被，将饱含着阳光温度与味道的新棉花，不紧不慢地一层一层絮了进去，絮得那样妥帖，富有弹性，绵绵软软。
读每一章节，都像躺在这床棉被上那样舒服惬意，更重要的是，它里面充满的是如同母亲絮进去的情感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
对于大陆读者，《侠隐》的作者张北海还比较陌生。
这位出生于北京，13岁离开北京，就开始海外漂泊的游子经历，是这部小说的背景与底色。
北京对于他亦近亦远，亦真亦幻，确实，距离产生美，在遥远的思念、回忆和想象中写出成的小说，才会如陈年的酒。
因此，小说所弥散的味道、感觉，都是作者对母亲一般，对故土挥之不去的情感。
侠之隐去，浮出水面的，是老北京的浓郁的风土人情；浮上心头的，是作者无法掩饰的怀旧之情。
借小说细雨梦回，在四季轮回中再现京都的清明上河图，江湖侠士传奇，帝都家常百态，虚实相映，血肉交融，用的是新火新茶，道的是旧景旧人，思的是故国故里。
武侠只是小说的外化，最后沉淀而结晶的是这份沉甸甸的情感。
看来，艺术只有变化，没有进化。
形式的新旧并不能主宰一切，在唯新是举的潮流面前，《侠隐》以久违了的扎实的笔触与沉稳的心迹、干净的文字和严谨老道的叙事方式，特别是意在笔先，认真做足了功课，稔熟于心地融入了大量的老北京地理（从前门火车站到干面胡同、烟袋胡同到东斯隆福寺到海淀县城、圆明园、什刹海，一一如地图般准确），和民俗民风（从中秋节到元宵节到立春到端午节，特别是写雪还没化榆树发芽时分吃的那春饼，端午节将菖蒲和艾草以及黄纸朱砂纸上的印符一起扔出门外的那“扔灾”的描写），真的是地道，写得那样韵味醇厚，精描细刻，逸笔氤氲，宛若一帧墨渍淋漓的水墨画。
或者说是如小说中那位慧心巧手的裁缝巧红裁剪合体、做工精道的那一袭袅袅婷婷的京式旗袍。
方才让一册小说写得如此蕴藉，让一座京城舒展得如此丰厚，耐得住咀嚼和回味。
《侠隐》重新书写了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的魅力和潜力。
它的白描，它的细节，它的人物出场、高潮处理，包括它的那些让你会心会意的巧合，都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子，依然是那样的根深叶茂，婆娑多姿。
自老舍和林海音先生之后，虽有刘心武《钟鼓楼》等努力，老北京再未能以艺术巅峰状态呈现在我们的小说创作之中。
我们并未出现如雨果一样写巴黎、如索尔?贝娄一样写芝加哥、如白先勇一样写台北这样大都市的出色作家与小说。
作为一座世界闻名且罕见的古都，老北京蕴含的艺术魅力与潜力以及丰富的矿藏，远未被我们的小说家洞悉并重新谦恭地弯腰拾起，如张北海一样有着如此文学的自觉。
特别是在老北京面对推土机的轰鸣，老街巷老宅院在“拆”字下大片消失的今天，如张北海一样的写作，显得越发弥足珍贵。
在现实的天地里，老北京渐行渐远；在小说的世界里，老北京却魅力永存而且愈加其彰显。
海外作家张北海《侠隐》一书在内地的出版，便给我们本土作家一点启发和压力，当然，也包含一份期待。
期待在老北京的艺术天地中，能够多出几个李天然，前来潇洒打擂而一展拳脚。

编辑推荐

★阿城、王安忆、王德威、骆以军倾城推荐！
★张北海，张艾嘉之叔，被张艾嘉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嬉皮士。
★一本打着武侠旗号反武侠的小说，民国的武林，江湖已成为过去。
★一部老北京的哀悼之作，1936年，民国北平繁华的顶点，而当第二年日军铁蹄踏入古都之后，美好的一切都随之消失。
《侠隐》开篇而且通篇即在我很熟悉的北京，细节精确，我甚至可以为有兴趣的读者作导游……国际、国家、民间的复杂关系令人惊异，其中个人武功能力展现得又合理又不可思议，是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，不涉此前武侠小说一目十行的陈词。
果然好看。
——阿城　　张北海所依赖的，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，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。
他是在跨越时空的睽违，观看北京当年的回光返照。
除了怀旧，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。
——王德威　　皮影戏般的飞侠、戏台上的爱情对白，乃至大型战争场景的动员及历史幻景，全在不忍删除的细微末节知识掌故中，边界模糊而让人相信“在1937年的北京城里，真的曾经存在过那样一座城市”。
——骆以军　　1936年，北平，日本人的势力蠢蠢欲动，抗日活动也已悄然展开。
青年侠士李天然，为寻找五年前师门血案的元凶，深入古都的胡同巷陌。
随着他调查的深入，京城各路人马的斗智斗狠浮出水面，日本特务、亲日分子、豪门旧户、黑帮老大、交际花、外国记者等轮番上阵，一起酝酿着山雨欲来的局势。
而老百姓的日子依旧悠悠然地过着。
庙会、堂会依循旧例；东城、西城一如往日。
历经春夏秋冬，李天然的衣食住行顺应着古城的节拍，人情冷暖也暗合世道人心，旧京风华扑面而来。
然而卢沟桥一声枪响，北平淹没在战争烟尘中，李天然，这位末代侠客，身负国仇和家恨，“侠”将如何行，“隐”又该隐于何处？
不管是纽约，还是北京，张北海至今仍乐此不疲地书写着他所热爱的城市。
他的文字简约、冲淡，笔法从容、潇洒，洋味十足，阿城谓之曰“风度”，并认为他的写作已经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白话文“文体”。
张北海写“侠”，他本身也是个“游侠”，游历于东西方之间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从容摆渡。
与这样一个作家相遇，遭遇久违的干净优雅的现代汉语，将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他隐隐有一点儿回家的感觉，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。
……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，一溜溜灰房儿，街边儿的大槐树，洒得满地的落蕊，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嗽叭花，一阵阵的蝉鸣，胡同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，板登儿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，路边儿的果子摊儿，刚才后头跟着的那几个小子，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……他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